

龍山夢痕



書 證 社 報 週 學 文

痕 夢 山 龍

著 南 蔚 徐 穎 世 王

店 書 明 開

龍山夢痕

版初月一十年五十國民

版十月三年六十三國民

元一幣國價定冊每

印刷者

發行者

編著者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徐王
蔚世
南穎

印翻准不 * 權作著有

(46 P.) H

龍

序

—

又向山陰道上行，
千巖萬壑正相迎；
故鄉多少佳山水，
不似西湖浪得名。

若耶溪水迎歸客，
秦望山雲認舊鄰；
雲水光中重洗眼，

似曾相識倍相親。

遮莫四年以前，從杭州回到離開已久的故鄉去，在船上偶然胡謔了這兩首七絕。在這兩首七絕裏，似乎我是一個戀念故鄉，謳歌故鄉者；跟平時厭惡故鄉，咒詛故鄉的我，不免有些矛盾。然而我所厭惡，所咒詛的，是故鄉底社會，故鄉底城市；至於故鄉底山水，我是始終戀念着，謳歌着，以爲遠勝於西湖的。「不似西湖浪得名，」我自信是一個確論；——雖然也許是一個偏見。但是逛過西湖而「又向山陰道上行」的，不乏其人；大約其中也未始沒有贊同這個偏見的吧。

我對於故鄉底社會，故鄉底城市，以爲正跟故鄉底名產臭腐乳一樣，是霉爛了的；——不但霉爛了，而且被滿身糞穢的逐臭的蒼蠅，遺下了無數蠅卵，孵化成無數毒蛆，把它窟穴而糟蹋得齷齪不堪了的；所以不但厭惡，咒詛，甚而至於駭怕了。因爲厭惡，咒詛而且駭怕，甚而至於十多年來，離開了她，不敢偶起那重向山陰道上行的一念；雖然有那我所戀念，謳歌，而以爲遠勝西湖的山水，招魂也似地招邀着我。不得已，不得已，萬不得已而必須向霉爛了的，齷齪不堪了

的故鄉社會，故鄉城市中一走，真無異受了森羅殿上閻羅天子底判決，被牛頭馬面推入臭穢不堪的沸屎地獄中去。那一次的「又向山陰道上行，」正是佛陀也似地下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而有這一行。

我底老家，是在作鑑湖三十六源之一的若耶溪底上游，作龍山正南面屏障的秦望山底南麓，我在這溪流山脈之間，曾經度過二十多年的看雲聽水的生活。因此，故鄉底社會，故鄉底城市，無論怎樣使我厭惡，使我咒詛，甚至使我駭怕；而若耶溪上的水聲，秦望山頭的雲影，總不免常常在十多年來漂泊他鄉的我底夢痕中游游地濺着，冉冉地浮着。遠客言歸，佳鄰訪舊，自然跟這夢痕中縈繞着的水侶雲朋，「似曾相識倍相親；」而且也只有這夢痕中縈繞着而超然於故鄉社會，故鄉城市之外的水侶雲朋，能跟我「似曾相識倍相親」了。

二

龍山也是我故鄉名山之一；而且跟秦望山底北面，恰恰是一個正對：從若耶

溪下游泛舟而往，不過三十里而遙；故鄉生活的二十多年中，我也曾登臨過多少次；似乎也應該縈繞於我底夢痕中了。然而她是很不幸的。她不幸而長在我所厭惡，咒詛，而且駭怕的故鄉底城市當中，不幸而沈浸在我所厭惡，咒詛，而且駭怕的故鄉底社會底霉爛而且齷齪不堪的空氣當中，她也不免臭腐乳化了。況且，她是一座濯濯然無木——而且幾乎無草——的黃山；她底身上，又滿綴着無數土饅頭。這些土饅頭底饅頭餡，⊖又正是臭腐乳也似的社會底一部分分子底朽腐的骸骨。她身上藏垢納污地包含着這許多朽腐骸骨，正彷彿一方臭腐乳上窟穴着無數毒蛆；所以她雖然是一座名山，而差不多已經成了我那腐敗的故鄉社會，故鄉城市底代表物了。這樣的一個腐敗社會，腐敗城市底代表物，也只能給與我以厭惡，咒詛以及駭怕，哪里有戀念，謳歌底可能？哪里有若耶溪水，秦望山雲也似地「似曾相識倍相親」底可能？——即使不幸而有時現出於我底夢痕中。

誇大狂的唐代詩人元稹，曾經說什麼——

我是玉皇香案吏，

謫居猶得住蓬萊；^①

仙都難畫亦難書，

暫合登臨不合居；^②

把龍山稱爲仙都，比作蓬萊。雖然那時候的越州社會，越州城市，也許未必現在那麼霉爛，那麼齷齪不堪，值得這樣一誇；但是仙都咧，蓬萊咧，已經不過是一種幻覺，把龍山稱爲仙都，比作蓬萊，尤其不過是一種錯覺罷了。也許，因爲我不是什麼玉皇香案吏，沒有那樣的福分，所以可以稱爲仙都，比作蓬萊的龍山，到了我底眼底，也不幸而臭腐乳化了。

三

在我底夢痕中，臭腐乳化了的龍山，居然遷地爲良，在我底朋友徐蔚南王新甫兩先生底夢境中，留下了許多美妙的痕迹；並且他倆更用美妙之筆，把這些美

妙的夢痕描繪下來，成爲這二十篇龍山夢痕的美妙的小品。雖然他倆所描繪的，不單是龍山，而兼及於那些稽山鏡水；但是龍山畢竟是一個主題。龍山何幸，竟有這樣美妙化的福分呢！

自然，凡人對於客觀的景物的印象，往往因爲主觀底不同而不同；而且異鄉景物，又很能引起遊客們探奇攬勝的雅興，不比「司空見慣」者有因熟而生厭的心情。他倆夢痕中的龍山，美妙如此，不外乎這兩種因緣。所以我對於他倆夢痕中的把龍山美妙化，決不能因爲主觀底不同和我那因熟生厭的偏見而否認它，何況更有他倆美妙之筆，給他增加美妙化呢？

情緒是一種富於感染性的東西，用美妙的文字寫下來的美妙的情緒，尤其富於感染性。十多年來厭惡，咒詛而且駭怕龍山的我，讀了他倆美妙的龍山夢痕，也不免受了他倆美妙的情緒底感染，而引起我在兒童時代所感到的一絲美妙的龍山夢痕來了。這一絲夢痕，是關於龍山頂上的望海亭的，望海亭在龍山頂上，而跟它遙遙相對的，在城外北面二十里左右，還有一座梅山頂上的適南亭。這座適

南亭，不知什麼時候早經失掉了它上方的棟宇，只剩下了幾條石柱矗立着。多年的時候，從我底老家，往嫁在梅山左近的五姑母家去，一路靠着船窗，左右眺望；望見龍山頂上的望海亭以後，不久就會望見這座淨剩了石柱子的適南亭。那時候我底五姑母，曾經告訴我關於這兩座亭子的一段故事。據說：

這兩座亭子，本來都在王母娘娘底蟠桃園裏的。它們都是明珠爲頂，琉璃爲瓦，珊瑚爲椽，翡翠爲梁，白玉爲柱的寶亭。後來齊天大聖孫悟空管了蟠桃園，他因爲偷喫蟠桃，被玉皇大帝降旨查辦；他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這兩座亭子也偷走吧。於是從耳孔裏取出金箍棒來，喝一聲變，變成一條長扁擔，把這兩座亭子挑起，溜出南天門，向下界走來。走到此地，回頭一看，後面許多天兵天將，已經奉了玉皇大帝底旨意，一窠蜂地趕來了。他因爲要抽出金箍棒來，去抵敵那些天兵天將，所以只好把挑着的兩座寶亭慌忙一放，恰恰放在龍山和梅山底頂上。那些天兵天將一時捉賊要緊，慌着追趕大聖，也不及來檢取這兩件賊贓；所以這兩座亭子至今

留在這兩座山上。不過這兩座寶亭，禁不起塵世濁氣底薰蒸，經過了不多的時候，那些明珠，琉璃，珊瑚，翡翠，白玉，就漸漸變成凡間的磚瓦木石了。只有梅山頂上，因為從前有一位仙人梅福，曾經住過，還一着留點仙氣，把濁氣剋化了一點；所以下截的柱子，雖然已經變了凡間的頑石，而上截的明珠，琉璃，珊瑚，翡翠，還不曾變動。然而正因為不曾變動，卻惹起南海龍王底垂涎，不久就派了他部下的龍將，駕起一陣龍風，把那些明珠，琉璃，珊瑚，翡翠，統統都搶了去，做他那修理水晶宮的材料去了。這就是龍山頂上的望海亭至今完好，而梅山頂上的適南亭卻只剩下幾條石柱子的緣故。

我那時候已經從父親底書櫥裏偷看過西遊記，很羨慕齊天大聖孫悟空底為人。聽了這一段西遊記所不載的軼話，一面覺得很有趣，一面還埋冤那西遊記底作者，爲什麼不把它一併記在書裏，所以至今還牢記着，成了我兒童時代的一絲美妙的夢痕。不過這一絲美妙的夢痕，雖然常常在我底腦海中浮現着，卻一向只是孫悟空

中心，而不是龍山中心的。如今被他倆美妙的龍山夢痕所感染，引起了兒時舊夢中的一絲美妙的夢痕，不覺把它底孫悟空中心移動而龍山中心化了。

向來的龍山，在我底夢痕中，不幸而臭腐乳化，這實在由於我那厭惡故鄉，咒詛故鄉，而且駭怕故鄉的主觀的心理所作成。其實，山靈何辜，竟不幸而蒙此不潔呢？如今他倆所寫的美妙的龍山夢痕，使我讀了，竟能把它移入於我底夢痕中，爲龍山解穢；不但我感謝他倆，我那夢痕中的龍山，也是感謝他倆的。

然而對於龍山夢痕底作者，固然應該感謝；而我卻應該怎樣爲龍山解穢呢？因此，我只有把兒童時代所感到的一絲美妙的龍山夢痕寫了下來，作爲我對於龍山懺悔的馨香，同時，也作爲我對於龍山夢痕底作者酬獻的南金。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日劉大白在江灣

○古詩：「城外多少土饅頭，城中都是饅頭餛。」

○唐元稹以州宅誇白樂天詩。

○唐元稹重誇州宅酬樂天詩。

序

陳望道

我也曾經在龍山之上，望海亭中，見過一個奇異的夢。彷彿有兩個女子，像在畫片上或別的甚麼上見過極熟的，從山腰那些土饅頭的叢中奔了上來，便把眼睛注視我，互相笑着，推着，說着，好像對我有甚麼譏嘲。我也笑着問着，從亭中迎上前去。見仍推着，笑着，說着，卻頗可看出了不知要說甚麼，彼此正在相讓。於是我更迎上前去。但那笑臉忽就漸次模糊起來。及到我迎近伊們只離尺許時，兩臉的笑容忽已化成只有一臉，而那笑容又像附在平日素未見過，特種和藹而又神聖的臉上似的。於是我茫然了，好像以後就在那笑容底旁邊站着，又好像曾經同走，又好像就在亭柱間的那橫欄上並坐了，但又像這幾日在菜花間行走時一樣，曾有棉輕的春風團團吻我。總之，一切我都恍惚的很，模糊的很，彷彿當時便已理不清楚。在那恍惚模糊之間，那笑臉不知怎地忽又異樣謹嚴起來，

和我底視線像是隔有異樣輕白的一重紗，有紫色的輝光繚繞其間。我底頭不由地俯下；我底視線不由地隨着頭底俯下，漸次在伊身上移動。經過了看見鼻翼底開闔，雙唇底顫動，終於夢見了那胸口劇烈的起伏。其時我們底手似乎已相握着；我便更加握緊了伊底手，凝視那劇烈的起伏問伊，

「怎麼了？說好罷？」

不聞答語，而那起伏更劇烈了。

「說罷，說罷！如是我底不是，罵也不要緊的；儘管說罷！」

依舊不聞答語，卻見全身震動，隨即將頭輕緩地俯向胸口，同時聽到一種細到幾乎不可聽聞，卻又異樣清晰，似乎從極高極遠的天空中傳來的微聲，緩慢斷續地說：

「你知道……：我是不願……：不願男子求婚的……：反而……：現在我就——」

話未說完，便見有一種強光漫天一閃，不知怎麼又像浮在西湖湖心，見那雷峯古塔突然坍塌，有女子笑着說着，從從容容從塔底出來。而我卻就帶了一身冷汗，

醒在山間，望海亭總算依舊還在，只不知何時已走上來了三頭羊，很潔白的，在亭畔牛糞散撒着的處所連連叫着。圍住龍山的，依舊還是一大半圓古風的灰色屋頂，——這便是所謂越州城了。那兩座古塔和兩根工廠底煙囪，似乎格外有着精神；高度自然仍在山腰的那些土饅頭之下。一條蜿蜒的城牆，一邊傍着流水，在那許多的屋頂間穿插着。

越州是久已聞名的，但親領那自然底默示和那社會底明教，卻只是前年春夏間的事。那年的春夏間，三昧先生還在阿拉中間作評論，不曾被人排擠了，煦帖先生亦還在龍山左右，興高彩烈地作畫。而王世穎，徐蔚南諸先生又正在揮灑他們靈妙輕快的筆墨，寫我靈肉眷戀的龍山。他們有文有詩有畫，把那糞坑之多為天下冠的兩個名處也竟鬧成有些飄飄了。加之佢們又來引動我，於是我這在上海洋場上被機械的工作運轉得倦極了的，也使動了越州的遊興。

這次為要先訪三昧等幾位朋友，就從阿拉一面前進。在阿拉地方，除出受了

些浸溼了花露的手帕所不能抵禦的照例的臭氣而外，總算見到了幾種的大變遷：第一、三年前課程表上有「邈（不是邈字，不要誤排！）輯」的，那時已沒有了；第二、學生作文，老師批了「傳觀」二字貼在觀摩處，最後有老師底改筆，「可不戒哉、不可戒哉」等警句的，那時也沒有了；而第三、在功德林的素食館中，那時已見浙江軍官散有黃皮冊子戒殺勸善，儼若太平將要到了人間了。我們於是半帶高興地大笑。

第二日，三昧伴了我，過有「黃絹幼婦」故事的曹娥，坐船上越州去。曹娥著名的蚊子，那時還沒有租界上綁票樣的出沒，我們也不必捐助脂膏、做了蚊子底血肉。雖然不捐些血肉做那土著底嘴臉，便會陷入地網。我們在船上只看見各式各樣的墳頭，尖頭的，長方的，圓桶狀的、泥的、磚的、石板的、數目之多委實過於活人底房子，不過小些，儘在田間屋旁，歪歪斜斜地攤着。由這些墳頭，我便想起了南京雨花臺底日本人底火葬場。隨又想起了臭：三昧說，「紹興有三臭，而糞不與焉。」所謂三臭，據說都是食物。

可是「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越州別一方面的面目終於親見了。它卻有山可以讓我們玩着攀登，卻有橋可以讓我們在夕陽已下明月將升的時候坐談故事，卻有河上的笥房供給書材，也有河上的篷船做我們底別墅！它於滿地的墳頭、滿桌的臭菜、無盡的糞坑，無盡的牌坊之外，的確別有使人眷戀難忘的處所。我們每當看膩了打官司樣的方臉，聽膩了打官司樣的閒話時，往往聚了同伴整天躲入那廉價的臨時別墅，買了一角錢的瓜子花生隨意嚼着，大家輪講故事；卻教船家搖往有不測的深潭，有嚇人的崇巖處、無拘無束地嘗那取之無盡的崇高的幽深味。除了南京底燕子磯外，杭州蘇州上海等處實無類似的勝地。

但越州人底方臉閒話，卻多數都像蘭亭底流觴曲水底不自然。每當我們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諸多朋友出門尋訪自然時，覺得和那自然底崇高幽深對比的，總是那現實的人事底渺小。學生演了一本戀愛的歷史劇，議員便要查辦，報紙便要攻擊，也只有那樣的渺小纔做得出來，看見一男一女走過，滿街的眼彈便都向它瞄準，也只有那樣的渺小纔做得出來。

所以我們底腦中常常割然地現出了兩個系統：一是自然，一是人事；一是高巖深潭，一是方臉圓話，滿地的墳頭，滿桌的臭菜，以至無盡的糞坑，無盡的牌坊；兩者截然的分裂，成爲愛和惡底對象，無法使它們相調和。我們酷愛那崇高的自然，同時也痛惡那卑污的人事！我們酷愛那自然造成的諸多崇高的人物，同時也痛惡那卑污的人境養成的諸多的地痞，流氓、惡棍！不絕地有不可調和的迎拒，不絕地有不可調和的喜怒！要沈沈入夢，也無從；要飄飄若仙，也無從！

但那一日，我和慕暉先生們伴了煦帖先生出去作畫時，從那些土饅頭叢中走上，竟在那里得了那樣奇異的一個夢。我不知它是越州底自然造成的呢？還是越州底人事造成的？還是沈沈的越州經過世類，蔚南，煦帖諸友飄飄的描寫，這纔造成的？

我至今就在病中也不能忘記那眷戀的龍山，因爲它曾使我們得了眷戀的夢。

十五年，四月，十日，至十二日，病中斷斷續續寫成。

小別居然愁寂寞一日三秋況是三旬約風雨中
宵樓一角惱人只怨天公惡因甚心情容易錯
見也尋常去便思量着睡鴨香銷寒夢覺半牀鏽
被渾閒卻

蔚南因龍山夢痕出版叫我湊些熱鬧可是我此調不
彈久矣偶錄舊詞是我夢痕之一不過和蔚南同牀異
夢罷了拖一條尾巴就此交卷

亞子

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和蕭南同客紹興，我們倆底臥室緊貼着，每夜必抱膝長談，每談必至深夜；直到燈昏人倦，然後各自尋夢去。長日工作，也沒有時間可以給自已用。他偶然有興，便寫幾篇抒情遠景的小品，題上「龍山夢痕」字樣。弁言上他這樣說：

「漂泊在越州已經八九月，耳中聽到的故事，目中看到的景色，雖已不少，然都已成陳跡，不復紀念。偶在夢中，重現一二，究非虛山真面目了；夢已無憑，而又以着跡的文字來抒寫，自然更是模糊影響的了。雖然，這一痕春夢，能留在紙上已是萬幸了。」

這意已是顯然，用不到我來訓詰了。同客他鄉，他有夢，我何嘗沒有呢。於是我也拿了我底夢痕，收入這龍山夢痕裏了。我們相繼發表了二十篇，暑假返棹，夢痕便終於此。別時，我們相約，如果有餘夢可尋，我們將用龍山夢痕之餘來做題目。然而人事粟六，轉瞬嚴冬了，着跡的文字終於沒有抒寫出來，幾時纔好償宿願呢？

今天這裏臘雪盈野，倚欄凝視，一片平蕪盡成白色，把穢垢的心房，濾得瑩澈透明，祇有那黏附着的愁絲卻無法洗滌。無聊地重讀夢痕，宛如舊雨重逢，悲喜交集；料想今日底龍山，披上這縞素的衣衫，當另有一種媚人的風姿了。追慕往事，拋書慚然。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臘雪下盡時，世穎記。

目錄

蓮花橋頭送別	蔚南	一
蘭亭春色	蔚南	四
若耶谿底神話	蔚南	八
大善寺底塔	世穎	三
被龍山引起的疑團	世穎	五
山陰道上	蔚南	六
快閣底紫藤花	蔚南	三
上海興越州	世穎	三
火災底前後	世穎	六
還我紅豆來	世穎	三

新夢	世穎	三四
初夏的庭院	蔚南	三八
宿雨敲窗之夜	世穎	四一
端午節	蔚南	四四
深夜胡笳	世穎	四七
我們快活	蔚南	五〇
香鑪峯上鳥瞰	蔚南	五三
永興王和大禹	蔚南	五五
放生日的東湖	世穎	六一
歸也	世穎	六五

蓮花橋頭送別

蔚南

我還記得這是一個星期六底晚上，我喫過晚飯之後，正在準備送胡君趁船到杭州去。

胡君到這裏來不過三個月，我和他底交情實在不配說是很深；我和他都是偶然到這個豆乳公司來做店員罷了。因為我們兩人是同鄉，所以每天營業完了之後，他時常到我房間裏來談談天；遇到休業的日子，我們倆便一塊兒到野外去散步。他底性情和趣味和我底很相近，於是二人總算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了。他在公司住了三個月，覺得生活非常乾燥，而且同事間又極隔膜，便向公司辭了職，預備到河南養牛場去做事了。他給我說他一定要走時，我頗有一種說不出的情緒，因為我覺得公司中可做我伴侶的極少，如今他一走，我不知將增加多少寂寞。但是他已決定走了，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胡君和我並肩走着以外，還有兩位同事跟在我們後面，一路談笑着，終於緩緩地走到了蓮花橋了。

蓮花橋是胡君要趁船的埠頭。這是一座石橋，橫架在一條污穢不堪的小河上面，橋上兩邊各有二尺餘高的石欄，倒很清潔。

胡君站在橋頭，等候舟子搬運他底行李到來。

同來的兩個人都在和胡君說話，說那臨別時應說的話，什麼同事祇有三月，現在就要分別了……別後時常通信等一類話，似乎都含點惜別的意思。這時，我一個人坐在橋欄上，望着那瀉在水面的月光，心中空虛得很，似乎先前一肚皮的思想，於今都沒有了；不過那月光怪陰慘的，引起我生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惆悵。我想到別離這件事是平常之極，他們何必談那憂傷的話呢？但一轉念間，想到自己出門的時候了；天沒有亮就起身去趁早班輪船，妻子送到門口時，我對伊說：「過了六個月後再會罷。」伊也極簡單地說：「再會罷。」我就向前走了。商店還沒有開門，街上行人也沒有，祇有我一個人蹣跚獨行，走到離家很遠的轉角

處，我回頭一望，見我底妻還站在門口瞭望着我。那時我底心猝然亂跳起來，自己想何苦別離呢，但不得不別離呀！……別離底滋味畢竟酸楚的。想到這兒，我底一雙眼睛，不覺注視着河中的小船了。這船立刻要載了胡君去了……

行李到齊了，胡君下船，同事們又都向他說了許多惜別的話；我呢，總像沒有什麼話可講，祇對他說一句「再會罷。」

船已開了，人已去了，我和同事們回去。他們兩人很熱鬧地談笑着走，我俯着頭靜悄悄跟在他們底後面。

蘭亭春色

蔚南

豆乳公司底新經理袁老班，的確是一個十分風雅的人。營業餘暇，每喜到田野間去散步，欣賞那鄉村底美景。清明節前三四天，他又勸我們伴他去遊蘭亭了。去年楓葉初紅時，我曾和三四友人到過蘭亭的。舊地重遊，祇有令人惆悵，心上並沒有興味再去；可是掃袁老班底興，也是不大好的，那麼答應他同去罷。

袁老班興致真濃，他不但約我們男店員同遊，并且又約了四位女店員同去。一艘中號烏篷船滿滿地載了十多人；船中的空氣自然和去年游時不同：在粗暴洪亮的談笑中，時時夾着些宛轉柔媚的聲音，有如春天底傍晚，一羣麻雀吱吱喳喳地吵鬧，有幾頭黃鶯兒卻在綠葉叢中唱着晚曲一般。假使這個譬喻是確切的，那麼，我們這一班男子是麻雀，那女郎們是黃鶯了。

春景的美麗真是無限。船前遠遠近近的一圍蔚藍的山崗還籠着一抹淡雲，雲

上閃着了嬌柔無力的春陽，美麗得不讓醉酒的小姑娘。田畝間盡是菜花，綠的葉，黃的花，將一片單調的大地裝成錦繡。多情的輕風，尤可人意，將那澹薄的花香吹來陣陣，令人陶醉。那清澈的河水故意嬌癡地將岸上的桃花倩影，一一抱在懷裏，甜蜜蜜地不肯分離；然而頑皮的鴨子卻也故意嬌癡，任性徵逐那水底桃花。

如此春光，怎能不令人欣喜？也無怪袁老班底遊春興濃了。

船停處，尙離蘭亭七八里，卻有驢兒可雇，騎驢是我最歡喜的一件玩意兒，我便和三個同伴各乘一驢前去。只可惜那驢子走的非常遲緩，——呀！錯了，幸而驢子走的遲緩，道旁春色，盡收眼底。

蘭亭面前有一條澗水，寬有丈餘，深不盈尺。我們騎着驢兒渡過去的時候，深恐兩足沒水，將身子前俯，雙足向後提起；但，一不留意，身子一豎，一足踏着水面，急忙提起，清冽的水已沒入鞋中，然而我們並不懊惱，反而覺得冰冷的有味。

人家雖說這蘭亭是爲了乾隆南巡時特意造的、真的蘭亭遺址是在那邊山裏。但是假蘭亭亦未嘗不清靜，茂林雖然沒有，修竹卻是有的。一踏進門，就見秀竹千竿亭亭玉立；紅山茶和碧桃花也正盛開，人說紅的映着綠的不大雅緻，然也自有一種美趣。最令人生厭的，倒是流觴亭前的「曲水」了。我們沒有到過蘭亭之前，不知「曲水」是怎樣「曲」法，以爲一定是很自然的，很幽雅的；誰知人工亂疊成的幾行石子，灌着點水，便算「曲水」了。流觴亭左有墨華亭，墨華亭後是一座廳堂，堂中供着王右軍底神位，牆壁間挂着幾付對聯。其中一聯，我去年來時就中意，深記在腦中，今日重見，頓時生了一種愁緒。原來聯語是：

此地似曾遊，想當年列座流觴，未嘗無我。

仙緣難逆料，問異日重來修禊，能否逢君？

到開封去牧牛的胡君呀！在上海漂泊的張君呀！去年你們和我到這兒來時不是屢屢諷誦這付對聯，唸到下半聯不是回頭向我點首作問詢的樣子嗎？呀！果然今日我重來此地竟已不能逢君等了。今日和我同來的諸君呀，你們不要再諷誦這

付對聯了，免得異日重來時的傷心！

我剛纔來時的一團興致，如今看見了這付對聯便煙消雲散了，滿肚子祇是憂悶。人家熱鬧地談笑，我只是勉強附和罷了。

忽忽一覺，已是下午四時，肚子餓了，喫道點心便回去。

回去時，有兩個女店員也乘了驢子，伊們走在前面，我跟在後方。伊們在驢上的姿態，雄偉而又窈窕。我們一路談笑着，不知不覺間已到了船邊。

一次來回，我們雖然沒有費多大的氣力，但都有一點兒倦意：到了船中，大家都靜悄悄地不聲不響了多時。天晚了，烏篷船裏卻沒有預備燈燭，祇有任那黑暗充塞了船中。

女郎們因為無聊，互相和着唱起美妙的歌詞來了。那軟軟的歌聲將我底心兒溶化了！溶化在黑暗的和平裏……

若耶谿底神話

蔚南

「當你愁悶的時候，當你蟄居斗室感到孤寂的時候，當你在熱鬧場中覺得厭煩的時候，你到郊外去散了一回步，你便能解除一切煩惱了。」這種經驗之談，的確有真實的地方。因為郊外的天地，不論春夏秋冬，都有自然美景在你眼前開展。就是一片荒田，無山無水，但一草一木也能使人有無限的欣喜，何況遠山近水，桃紅柳綠的春郊呢！

我遇到孤寂的時候，總想到朋友的話，出去散步，到郊外去散步，果然一切痛苦都免除了。譬如前天，我悶坐了五六小時，爲錄清公司裏的賬目覺得煩悶極了，一到公事畢後，我便一個人向那去城六七里的若耶谿走去。越州城裏，誰都知道穢氣彌漫，醜態不堪；但城外風景卻很美妙：四圍都是山，縱橫都是水。

若耶溪頭有一帶長堤，而堤的石板，寬闊而平穩。石堤兩旁，碧水如鏡。萬

靜之中，我一人在堤上行時，倒影投入湖水，和魚兒一塊兒遊戲。那時水上適有一隻小小的划子載着五頭白鵝，在落日柔光裏緩緩地前去。那雪白的鵝身映着薄薄的斜陽，閃出一種珍奇的色彩，更令人感着微妙。如此美景，真的是「人在鑑中，舟行畫圖」了。

我在堤旁坐了下來，眼望着水中映着的雲霞，有的是金黃的，有的是蔚藍的，有的是白的，還有灰白的，淡青的，千態萬狀，決非畫家能描得出來。這時萬籟無聲，堤上亦無行人，儘我底心魂平安地向美的地方飛，向高的地方飛，向潔淨的地方飛，飛去，飛去，飛去……

忽地裏，一頭白鳥從山後飛來，飛到若耶谿前在天空裏盤旋了一會兒，又緩緩地向遠山飛去了。它底白羽漸漸兒小了，小了，和雲兒底色彩混了，不見了，隱滅了……「啊啊！天空中的白鳥！他不就是我底心魂嗎？」我腦子裏驀地這樣一閃。

白鳥，白鳥，聯想到白鶴；白鶴，白鶴，聯想到若耶谿底一段神話。

據說射的山底南方有一座白鶴山。山上有無數白鶴，整日在天際飛翔。一個打獵的神仙所用的羽箭都是取諸白鶴山上的白鶴的。在後漢時候，這位神仙有一天在路上遺落了一箭，卻被那打柴的鄭弘拾得了。鄭弘把這枝箭兒在手中玩弄時，忽見一個白髮，白鬚，白衣，白履的老者來尋覓箭兒。鄭弘是聰明不過的人。他看見這位老者面貌清癯，精神抖擻，知是異人，便上前鞠了一躬，將箭兒奉還老者。

老者非常欣喜，向他問道：

「你要我報答你的什麼？」

「啊啊！我不敢求報……」

「心裏想到什麼，不妨直說呀！」

「哦哦！我心裏想到那若耶谿風波無常、打柴的人，真是爲難得很。」鄭弘是個打柴的樵夫，所以他特別感到樵夫底困難，繼續說道：「如果早上遇着北風，樵夫逆風划着小船出去打柴真費力；晚上如吹南風，又逢逆風了，他們回去

遲了連夜飯都喫不到。我願若耶谿上早間吹南風，晚上吹北風，那麼我們樵夫便利得多了……」

老者答道：「這是容易的事情，早上吹南風，晚上吹北風就是了。」

老者說完了話，將那枝箭向空中一擲；那枝箭立刻變成一頭白鶴，他便騎上鶴背飛去了。

後來果然若耶溪前，早上總吹着南風，晚上總吹着北風……

但是我前天去時正是晚上，卻是吹着南風，難道那位神仙已作古了嗎？這個疑問，一直等到我踏進公司門裏纔拋棄不問。

大善寺底塔

世穎

大善寺底古塔便在公司底斜對面，一眼望去，雖然有屋脊遮住，看不到全身，卻還可以有大半看見。據說寺與塔都是梁朝遺跡，一千餘年底古物，在中國不比得羅馬，卻也罕見。這座古塔，巔頂突然瘦小，蒼老中帶點威稜的氣概。最好是陰雨底傍晚，我們憑窗看過去，就是一幅「黃絹幼婦」的畫圖。三兩隻鸞，盤旋在塔底最高層，徘徊顧盼；灰淡的幾個峯頭，隱現在塔底後面；絲絲的雨，孕着和風，陣陣地緩打着塔尖。這時的古塔，越映出矍鑠的精神來了。

我會和老於越州掌故的金君，參觀過一次。大善寺雖不脫華嚴璀璨的氣象，可是門外羅列的小販，門內雜居的市肆，把佛門一片乾淨土，由清淨而淪為醜陋了。據金君說，寺底基地，本來是四面臨水，便是公司前面橫街對面的河岸，也還是寺裏的基地。現在寺底面積，僅進門一片空場，一座大雄寶殿；此外雖有些

房屋，卻早在門額上掛了某行某店底招牌了。「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滄桑之感，在我心中也自然難免。我們進門以後，即朝北拐一個彎，在塵垢的堆裏亂鑽了一陣，居然找到了所謂「大善塔」了。塔基已略毀，荆棘叢生，礫石散佈，四圍豎起木柵，竟不覺得雄勁的氣概在什麼地方；難道真是「可遠觀而不可褻玩」嗎？建築工程倒不容我們忽視，雖說荒蕪得很，卻無形中在穹門牆角間流露出一些夏屋渠渠的本色。

關於古塔一切的掌故，全是金君告訴我的。越州掌故完全不懂的我，聽了自然得勁。從此我知道「大善塔」是梁朝的古蹟了。比我後來的同夥，我每每要這樣倚老賣老地指着遠處的塔尖，對佢們說：

「這是古塔，大善寺底古塔，梁朝底遺物呵！」

這類同樣意思而措辭略有不同的話，至少總說了幾十遍。我自己也不覺暗暗地好笑，因爲除了這座古塔以外，我便沒有其他關於越州的掌故，可以在新同夥面前賣弄了；在老同夥，更要拿我這幾句話做取笑我的談助。

這天又是陰雨天氣，室內靜悄悄地，同夥都出去了。我任意眺望這幅「黃絹幼婦」的圖畫，同時看着當風搖曳的電桿和庭院中的春梧，我便寫了下面幾句：

「這一座古塔，

這一株梧桐，

這一支電桿——

這一幅錯綜的背景呵！

禿頂的梧桐，

還怪煞春風不早來；

顛巍巍當不住微風細雨的電桿，

是二十世紀時代進化的產品呵！

還是古塔呢，

——矗立雲表，

老當益壯了！」

被龍山引起的疑團

世類

公司便在龍山的對面，憑窗可以瞧見朝北這一面龍山底全貌。春天底下午，趁着店裏沒事，常邀了幾位同夥，向那岡巒起伏的路上走去。二十分鐘之久，就可以到龍山底頂上。

我們從公司底窗口望龍山，並不高峻，也並不雄勁，在我們看慣了的人是更覺得平常了。可是走上半山，倒也蜿蜒屈曲，紆軫多難，好容易披荆排棘，從南面現出一條大道來。一路石道平鋪，雖不崎嶇，卻也滑溜得很。石道並不十分長，頃刻間便走到；石道盡處，望海亭已在眼底，此是龍山最高峯了。

我近來胸中頗着一點心領神會的地方，這是以龍山做對象，纔會引起我檢討的動機。我每次上龍山，有一個問題，總浮現在我底腦子裏。這個問題，近來解決的結果，似乎還不能十分自信。

我們作工的時候，胸窒氣悶，最好的臨時療養法，便是擡起頭來，眺望龍山底頂巔。無論是南濯山青，還是朝露朦朧，都感到一種自然美；緊張的心胸自然會弛緩起來。這並不能算是一回事；當我們看着望海亭邊幾隻孤鴻，小得像黃雀一樣，或是看幾個人影，凝立着鳥瞰全城景色，人體像海外軒渠錄裏底 *William* 一般小的時候。我們望着佢們，意識或者會有；但對於佢們體積底縮小，絕對不會發生驚訝和奇異。我們總和看平常事物一樣，至多不過覺得佢們是龍山一點飄逸的點綴罷了。

但是當我們直達龍山頂上的望海亭，在四無依傍的空間裏，境界便擴大了不少，環顧四週，全城在望。我們遙睇我們公司顧客們進進出出，門庭若市，每每會勾引起「小」底觀念來，覺得佢們小得異樣地有趣。那遠處橫亘逸出的小流，與其說它是河道，反不如說他是道淺溝，較爲切當；溝裏的小艇，更是小到不能認識了。全城底房子，節節毗連，像鳴巢一般大小。這時「小」底觀念，特別會引起我心中的注意。

這種經驗，我到一次龍山，立刻便會發現，這確是值得研究的疑問。爲什麼從公司裏望龍山上的人物和從龍山上鳥瞰下面的人物，一個不會而一個卻會引起「小」底觀念來呢？這是一個大謎。經幾次的檢討，暫時假定這個差異是「少見多怪」的緣故。或者是因爲「在山泉水清 出山泉水濁，」我們受着山靈底秀氣，時心是清的，能夠纖細畢露，而一到公司，便受濁氣薰蒸，塞聽蔽明了的緣故，也未可知。我研究的時間不在少數，終於解決不來。

但是幾次的檢討，無意中卻似是而非地參悟到一點哲理，便是人間底隔膜。龍山頂上的人如果看見我，一定是小得很；我在公司裏仰望着龍山上那個看我的人，如果有意地去看，他底體積小的程度。正和他看我一般。其實呢，他和我是一般大小的。呵！「易地則皆然！」人間底隔膜，這便是真切的象徵了。

山陰道上

蔚南

一條修長的石路，右面盡是田畝，左面是條清澈的小河。隔河是個村莊，村莊底背景是一聯青翠的山岡。這條石路，原來就是所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山陰道。誠然，「青的山，綠的水，花花世界，」我們在路上行時，望了東又要望西，苦了一雙眼睛。道上很少行人，有時除了農夫自城中歸來，簡直沒有別個人影了。我們正愛那清冷，一月裏總來這道上散步二三次。道上有個路亭，我們每次走到路亭裏，必定坐下來休息一會。路亭底兩壁牆上，常有人寫着許多粗俗不通的文句，令人看了發笑。我們穿過路亭，再往前走，走到一座石橋邊，纔停步，不再往前走了，我們去坐在橋欄上瞭望四週的野景。

橋下的河水，尤清潔可鑑。它那喃喃的流動聲，似在低訴那宇宙底永久祕密。下午，一片斜輝，映照河面，有如將河水鍍了一層黃金。一羣白鴨聚成三角

形，最軀枯的一頭做嚮導，最後的是一排瘦瘠的，在那鍍金的水波上向前游去，向前游去。河水被鴨子分成二路，無數軟弱的波紋向左右展開，展開，展開，展到河邊的小草裏，展到河邊的石子上，展到河邊的泥裏……

我們在橋欄上這樣注視着河水底流動，心中便充滿了一種喜悅。但是這種喜悅祇有唇上的微笑，輕勻的呼吸，和和善的目光能表現得出。我還記得那天，當時我和他兩人看了這幅天然的妙畫，我們倆默然相視了一會，似乎我們底心靈已在一起，已互相了解，我們底友誼已毋須用言語解釋，更何必用言語來解釋呢？

遠地裏的山岡，不似早春時候盡被白漫漫的雲霧罩着了，巍然接連着站在四圍，青青地閃出一種很散漫的薄光來，山腰裏的寥落松柏也似乎看得清楚了。橋左旁的山底形式，又自不同，獨立在那邊，黃色裏泛出青綠來，不過山上沒有一株樹木，似乎太單調了；山麓下卻有無數的竹林和叢藪。

離橋頭右端三四丈處，也有一座小山，祇有三四丈高，山巔上縱橫都有四五丈，方方的有如一個露天的戲臺，上面鋪着短短的碧草。我們每登上了這山頂，

便如到了自由國土一般，將鎮日幽閉在胸間的遊戲性質，儘情發洩出來。我們毫沒有一點害羞，毫沒有一點畏懼，我們盡我們底力量唱起歌來，做起戲來，我們大笑，我們高叫。呵！多麼活潑，多麼快樂！幾日來積聚的煩悶完全消盡了。玩得疲乏了，我們便在地上坐下來，臥下來，觀看那青空裏的白雲。白雲確有使人欣賞的價值，一團一團地如棉花，一捲一捲地如波濤，連山一般地攤在那兒，野獸一般地站在這邊；萬千狀態，無奇不有。這一幅最神祕最美麗最複雜的畫片，祇有睜開我們底心靈的眼睛來，纔能看出其間的意義和幽妙。

太陽落山了。它底分外紅的強光從樹梢頭噴射出來，將白雲染成血色，將青山也染成血色。在這血色中，他漸漸向山後落下，忽而變成一個紅球，浮在山腰裏。這時它底光已不耀眼了，山也暗澹了，雲也暗澹了，樹也暗澹了。這紅球原來是太陽底影子。

蒼茫暮色裏，有幾點星火在那邊閃動，這是城中電燈放光了，我們不得不忽忽回去。

快閣底紫藤花

蔚南

細雨濛濛，百無聊賴之時，偶然從花間集裏翻出了一朵小小的枯槁的紫藤花，花色早褪了，花香早散了。啊，紫藤花！你真令人憐愛呢。豈僅憐愛你，我還懷念着你底姊妹們——一架白色的紫藤，一架青蓮色的紫藤——在那個園中靜悄悄地消受了一宵冷雨，不知今朝還能安然無恙否？

啊，紫藤花！你常住在這詩集裏吧；你是我前週暢遊快閣的一個紀念。

快閣是陸放翁飲酒賦詩的故居，離城西南三里，正是鑑湖絕勝之處；去歲初秋，我曾經去過了，寒中又重遊一次，前週復去是第三次了。但前兩次都沒有給我多大印象，這次去後，情景不同了，快閣底景物時時在眼前顯現——尤其使人難忘的，便是那園中的兩架紫藤。

快閣臨湖而建，推窗外望，遠處是一帶青山，近處是隔湖的田畝。田畝間分

成紅綠黃三色：紅的是紫雲英，綠的是豌豆葉，黃的是油菜花。一片一片互相間着，美麗得遠勝人間錦繡。東向，叢林中，隱約間露出一個塔尖，尤有詩意。槳聲漁歌又不時從湖面飛來。這樣的景色，晴天固然極好，雨天也必神妙，詩人居此，安得不頹放呢？放翁自己說：

「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
是的，確然天叫他稱放翁的。

關旁有花園二，一在前，一在後。前面的一個又以牆壁分成爲二，前半疊假山，後半鑿小池。池中植荷花；如在夏日，紅蓮白蓮蓋滿一池，自當另有一番風味，池前有春花秋月樓，樓下有匾額曰「飛躍處」，此是指池魚言。其實，池中只有很小很小的魚，要它躍也躍不起來，如何會飛躍呢？

園中的映山紅和躑躅都很鮮妍，但遠不及山中野生的自然。
自池旁折向北，便是那後花園了。

我們一踏進後花園，便有一架紫藤呈在我們眼前。這架紫藤正在開花最盛的

時候，一球一球重疊蓋在架上的，俯垂在架旁的盡是花朵。花心是黃的，花瓣是潔白的，而且看上去似乎很肥厚。更有無數的野蜂在花朵上下左右嗡嗡地叫着，亂闖闖地飛着。它們是在採蜜嗎？它們是在舞蹈嗎？它們是在和花朵遊戲嗎？……

我在架下仰望這一堆花，一羣蜂，我便想像這無數的白花朵是一羣天真無垢的女孩子，伊們赤裸裸地在一塊兒擁着，抱着，偎着，臥着，吻着，戲着；那無數的野蜂便是一大羣底男孩，他們正在唱歌給伊們聽，奏樂給伊們聽，佢們是結戀了。佢們是在痛快地享樂那陽春。佢們是在創造只有青春，只有戀愛的樂土。

這種想像決不是僅我一人所有，無論誰看了這無數的花和蜂都將生出一種神祕的想像來。同我一塊兒去的方君看見了也拍手叫起來，他向那低垂的一球花朵熱烈地親了個嘴，說道：「鮮美呀！呀，鮮美！」他又說：「我很想把花朵摘下兩枝來掛在耳上呢。」

離開這架白紫藤十幾步有一圍短短的冬青。繞過冬青，穿過一畦豌豆，又是一架紫藤。不過這一架是青蓮色的，和那白色的相比，各有美處。但是就我個人

說，卻更愛這青蓮色的，因為淡薄的青蓮色呈在我眼前，便能使我感到一種平和，一種柔婉，并且使我有如飲了美酒，有如進了夢境。

很奇異，在這架花上，野蜂竟一隻也沒有。落下來的花瓣在地上已有薄薄的一層。原來這架花朵底青春已逝了，無怪野蜂散盡了。

我們在架下的石凳上坐了下來，觀看那正在一朵一朵飄下來的小花兒。花也知道求人愛憐似的，輕輕地落了一朵在我膝上，我俯下看時，頸項裏感得墮墮地一冷，原來又是一朵。它接連着落下來，落在我們底眉上，落在我們底腳上，落在我們底肩上。我們在這又輕又軟又香的花雨裏幾乎睡去了。

猝然「骨碌碌」一聲怪響，我們如夢初醒，四目相向，頗形驚詫。即刻又是「骨碌碌」地響了。

方君說：「這是啄木鳥。」

臨去時，我總捨不得這架青蓮色的紫藤，便在地上拾了一朵夾在花間集裏。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每取出這朵花來默視一會兒。

上海與越州

世穎

十年來的「十里洋場，塵囂逐逐」的海上生活，真把我過得頭也痛了，心也蒙了。我對於上海的觀念，由淡薄而厭惡，而嫉恨了。我如果沒有事項牽制我決不待淡薄……嫉恨，早就跑了。

上海真是個極大的遊戲場！走馬看花，逛個一天半日，固未爲不可；但回得家來，已是頭目有些暈眩。何況把戲場作住房，鎮日地鑼鼓喧天，笙簫達旦，連睡的機會都沒有，還有求精神安慰的可能嗎？

我雖然當不起「老上海」的稱謂，但是十年來上海生活的經驗，至少也可以對上海下個比較平允的判斷，像上面所說的那樣。

人說越州社會上人心澆薄得很，我卻以爲未必盡然，在越州，我每逢春秋佳日，常常邀幾個朋友，雇一隻船，逛逛本地的名勝。東湖地方，離城有二三十里

的水路，船整整地搖了兩個鐘頭，又原樣送我們回來，還伏侍了我們一天，回來以後，我們給舟子一元二角錢，外加酒資兩角，他已口口聲聲地謝了再謝了。

東湖有個陶公洞，三面豎着高越而險峭的石壁，洞口水淺，大船不得入，要換了小船方始進得去。東湖主人。曾備下小船，以便遊客，舟子是個十四五歲模樣的童子，生成一臉和氣和誠實的態度。我們遊完了洞，返到大船上，給他一角錢謝儀，他竟手足無所措，終至於說一聲「不要」搖着槳去了。這一角小洋，仍舊在我們底手裏，竟無報酬地遊玩了一次。

上海呢，這種娛目賞心的山水，當然祇有愛儷園主人和葉澄衷底子孫這類人纔有資格享受。即使我們化了不少金錢，總算去遊一次；然而環繞着我們的人，淨是些鑽在錢眼裏的餓鬼。那給小舟子而掉首不要的一角小洋，如果在上海，早就被同樣的舟子搶了去了；那給他兩角酒錢而口口聲聲謝了又謝的船夫，如果也在上海，恐怕還要惡聲相向說是嫌少呢！

有一天，我到店裏去買些零星物品，給店夥一角錢，還有五六文可以找回，

店夥將五六個小錢很鄭重地交給我了。如果在上海，情形可就不同了，這種沙壳子，早已不是他們眼裏的計較物，你如向他囉嗦，包管你撞了一鼻子灰回來。

我不願多講什麼話，我祇覺得上海與越州，可以劃出顯然的鴻溝來。

火災底前後

世穎

一過中秋，秋意就十分闌珊了。「落葉滿階紅不掃」的景象，觸目都是。街尾幾聲人語，幾聲犬吠，在冷落的夕陽斜照裏，我底心每感着深秋底酸味來，遊子底心，怎地恁般脆嫩呵！

晚上，一般夥友，都各人自掃門前雪，深閉着門，幹各自的工作去了。一間敞大的屋，除了幾本殘書栗亂地堆着外，便祇有我，在靜黯的燈光底下，曲肱枕着頭，兀是呼吸凝澹的大氣，不但鄰婦深長的歎息，販者高亢的喉聲，聽得真切；便是秋蚊底喃喃。鼠子底躡行，也一一地辨別得出來。「一室秋燈，一庭風雨，更一聲秋雁，」秋底意味，刻刻在心癢處搔；我恰似斷魂江邊的秋草，秋越深，心越瘦了。

九時上下同夥多半到睡鄉裏去尋快夢，歡喜熬夜的其中也有幾個——這可以

從窗外的燈光看得出來。我呢，枕上回憶的滋味，總使我不敢早上牀去。

有一夜，正是人靜燈闌的當兒，後巷的鑼聲，突然響起來。這分明是報火警的鑼聲。

中國人總帶幾分不可解的神祕氣。我們單看一面銅鑼罷。戲臺上的鑼，一聽而知爲演劇；耍猴的鑼，一聽而知爲獼猴戲；報警的鑼，一聽而知爲火災。聲音委實沒有兩樣，中國人能夠分別得清清楚楚，這真是神祕萬分了。

我和幾個未睡的同夥，步上東樓，依檻瞧着。只見滿天飛紅，星火迸射，我們底粉牆上映得火亦可駭了，火災地點，便在隔岸底一條大路上，所以看得異常分明。呼救聲，鑼聲，警笛聲，屋頂坍塌聲，聽得逼真。火光一陣幽暗，一陣光明，火勢層層逼緊，外面的嘈雜聲也層層擴大。我們都一聲不響，各人欣賞着自己對於祝融偉大的權力！

經火奴底努力，火勢已不似從前這般兇猛，不上片刻，火光已一抑千丈，凌亂的聲音，也祇賸幾聲殘響，似乎在那兒訴說今宵大難已是告一段落了。我們在

各自歸寢的途中，一個同夥這樣說：

「隔岸觀火，的確是有意義的，古人真不我欺！」

另一個同夥 回答得最妙：

「好看，今生第一遭！真的是今生第一遭！可惜火還不十分大，時間還不十分久，果真火能大一點，長一點，還要有趣呢！」

「看大放花；隔岸觀火！呵呵！被燒的人家，今天睡不安穩了。」這樣一陣沒有秩序的談話後，公司裏漸漸寂靜如死了。

火災底後一日，同夥中又多了一個談助，他們都這樣講：

「隔岸觀火！再來一次給我們瞧個痛快！」

說完以後，總是襯着一陣子狂笑，一陣子鼓掌。

過後，這個希望，也就慢慢地淡忘下來，雖然偶爾還會提及。

還我紅豆來

世穎

元旦下午，公司照例休假，閒坐無事，有人送進一封信來，拆開一看，原來是兩顆紅豆。附一小卡片，上面寫着：「附上紅豆兩顆，做你案上新年底點綴品。」這是我底朋友鄒君送我的元旦禮物。

區區這兩粒相思子，看來倒怪可愛，體積大小和豌豆相彷彿，腹部微扁，顏色鮮紅，光澤膩滑。此豆本生嶺南，江南卻不容易看到。過後鄒君對我講，知道這兩顆紅豆，的是江南的產物。他底家鄉，是江蘇江陰，紅豆樹便在那兒。據說這株紅豆樹，祇有半株開花結實，每年收得不多。說也奇怪，若將紅豆移植他方，便不會開花結實。這顆老樹，要算是獨霸江南了。

人說紅豆寄相思，現在是得到了物證了。當天晚上，我兀自撫摩着這一雙紅豆，想在裏面尋出些相思底滋味來。我頓憶起溫庭筠底詩：「玲瓏骰子安紅豆，

入骨相思知不知？」呵！紅豆，你真幸運！世界上像你一般鮮紅，一般妍麗的東西，何止千萬。底事你獨會被詩人譜入心聲裏去；幾千年來的有情人，爲什麼都把佢們底「入骨相思」寄託在你底身上呢！別離的情緒，無盡期的相思，永訣的哭訴，斷續的哽咽，你幾千年來也夠受，夠聽了。你底心懷，恐怕未必竟一些不受打動；在四面楚歌裏，或者你會因此心碎了吧！不過，爲美人香草而心碎，爲騷人墨客而心碎，似乎碎也「得其所哉」；不必怨了，你知道你底幸運就在這一點嗎？

這一雙紅豆，在我底案上擺着，究竟有些錯投了娘胎；因爲我實在猜不透這雙紅豆裏面，含有多少令人陶醉的意味！我祇從前人底字裏行間一知半解地曉得一點模糊影響的字義，此外我絕沒知道紅豆是怎樣一個教人顛倒的尤物了。但朋友底厚誼，是「卻之不恭」的，擺在桌上過一夜再說吧！

隔天早上，紅豆還在桌上，金君來談了一會旁的事。下午，我無意中發現我桌上的一雙紅豆忽然失蹤，原來是金君順手把羊牽了去了。當時我喃喃地說着：

「還我紅豆來，還我紅豆來！」繼而一想，這一雙紅豆，可愛是不必說，但是我總不認它比別樣可愛的東西還更可愛。它對於我並沒有大不了的感情，正如我對於它一樣。那麼，這一雙紅豆，還是另找物主的好。況且金君底家庭，是有情人成了眷屬的，他拿了去，寄託點相思，也不辜負這雙紅豆在人世間走一遭了。還我紅豆來，這又何必呢！此時我反爲紅豆慶了。紅豆終至於屬了金君，沒有我底份。我每每想寫信去問金君，究竟紅豆是怎樣可以使寄寓相思。不過他也未必肯告訴我，因爲我或者聽了以後，會伸出手來，對他說：

「還我紅豆來，還我紅豆來！」

新 夢

世 類

盼望了許久的大白先生底「舊夢」今天居然到手了。在詩人底故鄉讀詩人底詩，境界又是不同。

因了「舊夢」而頓記起客年的舊夢來，在「夢痕」裏着些夢痕，本來是可能的，算不得怎麼一回事。舊夢已經多半是難辨了，祇有舊夢裏邊這個新夢，今天想起來，比較還清楚一點。

我知道「舊夢」是他底新詩集底名稱，本來沒有多久。「舊夢」，在我當初看來，卻是一個耐人尋味的題目；現在讀了他詩底全豹，詩和題目真是相得益彰了。當時我鬧着玩，預備替我未來的詩假定一個集名，就叫做「新夢」，我最健忘！雖然還是青年，可是除了近的夢還有點影響外，稍微遠一些的，早就忘個乾淨。這「新夢」委實是我未來的詩集最適當的名詞。況且夢境固有不同，其為夢

則一也，人人有舊夢，我自自然也不能無夢。舊夢逝了，追不回來；這點新夢，似乎不應該一古腦兒丟掉，全不留一些痕跡罷！「新夢」呵！一個耐人尋味的題目呵！和「舊夢」相較，恐怕也當仁不讓吧！

從此以後，「新夢」底字句，它底格式，它底封面，甚至它底命運，不時在濃睡初醒時恍惚地覺觸着。如是者有許多天。

一天晚上，我便要開始做我「新夢」底楔子。殘稿安放在抽屜裏，找遍了也沒有，大概被耗子銜了做窠去了。其中有幾首，心角裏還有一兩句零零落落的：

「……………」

現在，已不是現在了，

過去的覺悟了。

——也許又重復糊塗了。

情何嘗有網？

有網，
倒好了。

.....

情原是做圓渾的星球——圓渾的，
把人們吸得牢牢地，
再也跳不出吸引線外面去。

*

*

*

*

事也荒唐，
夢也荒唐，

.....

是詩人底迷惘？
是哲士底幻象？
還是我內在的悲傷？

.....」

這些詩是否記得真切，還是疑問。到現在我纔知道我不是個詩人，自嘆於詩絕緣。一切舊夢新夢，都值不得留，值不得入詩。「新夢」，這樣的好題目，應該讓詩人用去，我辜負它了。

初夏的庭院

蔚南

這幾日，天氣怪不好，陰雨已三天了，到今朝還沒有放晴。早上無聲無息地下了一場細雨，大約不過二十分鐘就停止的；但是過了一小時許，瓦楞上滴瀝瀝瀝地響，原來又是一陣急雨來了。這樣時小時大的雨若斷若續地落到了晚上。夜間恐怕仍是如此呢。

我們在公司裏走不出去，簡直如小鳥一般被關在籠子裏了，心上雖然並沒有什麼憂慮，但總覺得悶悶地很是無聊。本來使人乏味的帳簿上的買客，日期，數目一類的統計，現在尤其令人疲倦。

但是今天離端午節祇有十六天，我們不得不努力算清帳目。

幸而在事務室裏，我坐的一個位置恰巧在窗邊，我打了一會兒算盤之後，可以任意向窗外望望。

窗外有兩株梧桐。三星期前，樹上的葉子是還沒有銀元大的疎疎朗朗的幾許紅葉，如今已是密叢叢一樹肥大的綠葉了。玻璃窗上也映出一層暗綠色來。假使在盛暑烈日如火的時候，我坐的一個位置真是清涼仙境呢！梧桐兩旁各有一行冬青樹，感謝園丁貪懶沒有來修剪，已長得很高了。深綠色的葉子經了幾番冷雨洗濯，更顯出翡翠一般鮮豔的色彩來。梧桐底對面，沿着豆腐作場間底隔壁，有五六株南天竹，瘦弱的枝幹負着瘦弱的綠葉，很伶仃地在顫動。天竹底旁邊還有一顆枇杷樹。這樹卻很壯麗的，葉肥枝硬，傲然站立在那邊；雖然沒有梧桐那樣的巨大，但頗有睥睨一切的氣概。在這小小的園子裏，除了樹木，本還種着幾株玫瑰，不過玫瑰花久已開過了，如今祇剩得幾個花萼帶着幾絲顛頷的花鬚罷了。從前落在泥上的一層鮮紅的花瓣都爛在泥裏了。沿着院子中間的荷花缸底四週，倒還有幾株雜草生着菜花一般的小黃花。雨止時，有二三小粉蝶時時在這幾朵黃花上來回飛舞。麻雀也時時飛到花邊來啄取什麼似地跳來跳去，有時跳到冬青樹底下，隱藏過了身體，然後吱喳吱喳地叫。

荷花缸裏除去銅錢大的浮萍外，新長出了三張嫩綠的荷葉。葉上有兩顆混圓的光亮的雨珠在滾動，有如女孩子底一雙眼睛一般活潑。小雨點落到缸中的水面打出無數的圓渦，雨止了，水面又平靜了。

我這樣仔仔細細地觀察了一會兒院子裏的景物，便又回頭去二百五十加三千四百地撥動算盤珠，算了一會又疲乏了，再去望望那個院子。如此，一刻兒向窗外眺望，一刻兒打算盤，那一厚本的出納簿居然被我一點不錯地弄清楚了。

宿雨敲窗之夜

世穎

大概明天總會晴了。這幾滴最後的雨聲，或許會帶了我心中的沈悶以去。我卻又怕，萬一開豁的心空靈起來，不是更要把我弄得一無着落，懸空八隻腳嗎？我於是不覺對此霖雨，有些依依了。

靜夜裏隔窗聽急雨，最難堪也最別致了。我便像個死囚，一間不滿五英尺見方的臥室，我在其中坐守孤城，城外箭弩一枝枝地射來，聲鼓一聲聲地擂着，眼看得一堞危城，頃刻間就要糜爛，我不久也要做敵人底俘虜了。我又像抱有無窮的希望，灰色底塵世經過這番洗滌，必能辨別得出原始的純潔來。破壞的工作做完以後，雨底使命也就完成，其餘創造的事要讓我們來繼續了，這兩重不調和的情感，居然會同時盤踞在我底胸中，一方面膽怯，一方面又覺得興奮，絕不會起衝突。感謝造物，賜我這樣一個匯納百川的心海！

過後一想，這兩點不同的情感，歸根結蒂，還是殊途同歸，相反相成。都從一個源頭上啓發出來的。這個源頭，便是前途底預測。或者有人會說我是神經過敏了。這話我也承認；我似乎太會想了。前途有什麼可以想的呢！想也徒然，有什麼人能够斷定他明天底事怎樣呢！我卻以為前途生命之籤，固然是要抽到算數的；然而猜謎不但是有趣的工作，還是文人底雅事呢！我還記得，我小時候常會堆着笑臉，央求乳娘，叫伊出「紅燈籠……綠姑娘」一類底謎給我猜。現在有這樣一個大謎，天天在我們底心裏，我們反不去猜，可着實是笑話了。越猜不透的謎，越是意味深濃。人生本來是猜謎過日子的。我們不猜未免太放棄權利了。猜猜何妨，神經過敏又何妨！下一小時底謎，明天底謎，明年底謎，永遠的將來底謎。有這樣許多花團錦簇的謎，我們正好推敲這無限的好題目呵！我們幸而猜中了，我們便像小時候猜中了謎一樣，落得領受人們底幾句恭維；不幸而猜不中，也無所用其面紅耳赤，謎語本來是難猜的。猜中與猜不中，究竟關係小得很，我們猜就是了。

猜謎的工作，委實是有趣。不相信我話的人，經過幾番嘗試，包管你會感到興味宇宙之大謎，最有意味的當兒，是在提出以後，實現以前，我們冀求我們底答案是對的，我們覺得這個謎語是值得一猜的，我們更希望謎後面再跟上一個謎來。一到實現，有的猜中了，有的便猜不中，謎底價值也已經上了定命論底流水簿上去，移挪不得了，希望也變成事實了；正如好戲場子緊湊，看得正在出神，忽然從上面落下一塊幕來，看客心裏的乏味，可想而知了。不過這一層倒還不用杞憂，謎舞臺上的幕，是永久不會落下來的。

大家猜吧，猜這些猜不盡的謎，這些光怪陸離莊嚴談諧的謎！不然，日子真難熬過去呵！你們不信嗎？猜猜何妨，神經過敏又何妨！

端午節

蔚南

龍山最出風頭的一天要算端午節了。平日間它孤單單地站立在那邊，祇有在早上或晚間，有幾個牧童牽着牛羊，或二三個無聊的青年，在山巔上逍遙。

今天是端午節。我早上起身的時候，推開窗子一望，瞧見對面龍山底望海亭前添了幾個涼棚。祇剩四根柱子一個屋頂的亭子，如今四周圍築起「人的牆壁」來了。有一聯串的人從東面的路上如結婚底行列一般向山上走來，到了山巔又都去圍在亭子底四周了；少數的人登上左面沒有亭子的峯上，呆呆地在瞭望四野。繼而許多人下山去了，但上山的人仍一聯串一聯串地上來。有幾個穿着白衣衫的人一竄一跳地跑到那顆唯一的冬青樹下去，我推想這或許是洋學堂裏的學生，因為我在街上常看見學生們都已穿着雪白漂亮的學生裝了。

自從早上到晚間，山上的人總是很多。我在窗中瞭望的時候，屢次想也登上

這個山巔，去看看究竟在鬧的什麼把戲。但是天氣奇熱，要穿着大衫去登山，在強烈的日光下有意去曬出一身汗來，似乎太不值得，終於沒有去。

但是我心上總懷着一個疑問，爲什麼今天端午節，人家都要登上龍山去。可惜熟悉越州掌故的金老伯到上海去討生活了，不然倒可問他個底細。

心裏懷有個疑問而無從解答的時候，總是不暢快。我時時仰起頭來望那山上的人，彷彿想從這擾攘的人羣裏找出答案來。

終於機會來了，當我走到世穎底房裏的時候，世穎底一個小徒弟華大來了。我知道他是本地人，便問他道：「華大，今天爲什麼人家都要登上龍山去，你曉得那個底細嗎？」

這位華大說起話來本有點疙疸，如今我問他，因爲要緊答話，尤其模糊了。我提起精神仔細聽，卻仍聽得大不清楚，請他再講一遍。呀！原來在端午節底一天，越州底龍山上有一樁頗有意味的傳說。我現在把華大所講的話，一點不加修飾地寫出來。

據說在好久以前的時候，有許多沒有做官的韃子，不會經商，也不會做工，弄得衣飯無着。那一班做官的韃子們便發出一個號令來，每五個人家養活一個韃子。百姓們自然不服，忿怒異常。到後來，百姓約定了一個滅滅韃子的方法了。一天，家中的男女青年都慌張地從大門裏走出走進，像探望似的。中午的時候，忽然城中有人發起煙火來。頓時間一片吶喊，聲震屋瓦。這時青年們手中都拿着刀子，嘴裏喊着「殺！殺！殺！殺！」雪亮的刀子都砍到韃子底頸項裏，韃子底頭立刻滾在地下。這一殺，倒寤的韃子們個個都被殺死了。豈知吸人血的韃子死了還要吸人底血。他們死了都變了蚊蟲，一隊隊，一羣羣，滿個越州城都是蚊子了，飛來飛去地聚集到人身上來吸血。人們沒有法想都逃到龍山上，避去那吸血的蚊禍。那天正是端午節，天氣大熱，人們上山去都是一絲不掛，彷彿是蜒蚰一般，到了現在，端午節底一天，大家都要上龍山一次，登山的人叫做「蜒蚰螺」。

華大講述的話究竟對不對，我不去管它了，卽就他所說的不是已經很有趣味的一椿傳說嗎？

深夜胡笳

世穎

一聲聲的胡笳，在這碧天朗月的深夜裏，送入空院踽踽的我底耳鼓中來，哪能不引起我底傷感呢！隔街新近駐紮一支軍隊，胡笳底聲調，便從那里傳來。早晚總有這樣一次，然而可紀念，卻輪不着早上的一次，而是晚上的。

當胡笳奏第一聲時，我們這兒幾個人，甚至貓狗，都覺得別緻或驚異。現在他們已經聽慣了，這深夜的笳聲，正如家常便飯一樣，雖不嫌惡，卻也并不歡迎了；深夜中幾隻家犬，也不豎起了耳朵，圈起了尾巴，朝着笳聲來處信信了。祇有我，似乎有些受感動，心湖中每吹起或大或小的波瀾來——尤其是當我在空院月下踽踽的時候。

這笳聲委實是雄勁豪邁的，可是骨子裏卻帶着不少淒涼悲憤。想那軍隊裏奏着胡笳的號子手，在氣概「不可一世」時，何嘗不是志吞江湖，想做個頂天立地

的奇男子；然而想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園夢裏人」的時候，也畢竟要對景唏噓，說一聲「醉臥沙場君莫笑」吧！這雄勁豪邁的筋聲裏，帶點淒涼悲憤的韻味，大概也非無因。

我聽那胡笳心動的時候，便是隔巷的軍士們做了一天底工作預備休息的時候。他們在冷冰冰的枕上，同是天涯淪落人的隊伍裏，各人想各人底心事，便是無心的人，也會有起心事來呵！

他們是不幸了，我又何嘗幸呢？不幸是一般的。異鄉作客，東西飄泊，又何嘗有兩樣呢？所不同的，他們靠着過活的是刀，我靠着過活的是公司裏記賬的禿筆罷了。

被笳聲捲帶了去的我底一顆心，有時會飄到故里的慈母底懷裏，有時會飛到故人底肘子底下，更有會流到未來的空間時間裏去盤桓一下。我嫌惡笳聲，同時我又不能不感謝笳聲！

我底故里在何處呵！我想故里，故里卻不在我底眼前。「千里共嬋娟」，月

呵，你總算是大公無私！那裏有月，這裏也有月。不過正因為你這般至公，人世間愈感得有缺陷了，母親獨自在故里，今夜月色當頭，伊腦門裏溜進一股涼氣來，必定心想着伊底兒子，應該自己會知道添上一件衣衫在身上吧！

既然聚首，又何必離別，交朋友亦太無謂了。相逢何必曾相識，現在徒然要我用了不少的心思來想你們，早知今日，悔不當初了。

人生是可憐，明天底事，尙且蒙在鼓裏，還說明天以後！大約總脫不了別離吧！過了一世人，別離底痛苦也跟你一世，人生何苦來。算了吧，想它作甚？母親如果知道我在月下聽胡笳，伊必定打高着嗓子，婉轉而帶怒地說：「兒呀！歸來，月下有什麼好玩。別又受了寒，害得人要死！」我似乎不該多想了。看看四週底景物，那個可以把我底空想打斷，可是竟找不出什麼來。撲面的龍山，鐵板着面孔，隱在月光裏，更森嚴得可怕了。

還是回到房裏去好呵！

我們快活

尉南

愛好小孩子或者是人底天性。我每看見活潑的小孩在街上跳躍着走的時候，或者在遊戲的時候，心上便起了一種說不出的喜悅。

去年底秋天，我很幸運，天天得見許多男女的孩子。因為我去年是住在龍山麓下的分公司裏的，分公司底間壁就是一所小學校。從我住房底東窗望下去便是小學校底操場，從南窗下望便可看見小學校底教室。

每天早上小孩子到了，靜寂的草場中頓時充滿了快活的跑跳聲、清脆的笑語聲。

我常倚在窗檻上瞭望着這小人兒底國土。

一個滑梯，一個西少 (Sesaw)，在佢們休息的時候，是佢們最歡喜的遊戲了。一個小孩兒坐在西少底一端，另來了兩三個小孩，將另一端扳下來，按住在

地上，坐了一個小孩，然後放手。那坐在西少兩端的兩孩便一升一降地動了，玩了三四分鐘，便又換了兩個小孩去坐。西少旁邊的滑梯上，也一個復一個接連着從梯頂上滑下地上來。

許多的小孩裏，有幾個更令人愛好的：一個大約五歲左右的女孩，有滾圓的臉頰，小圓的眼睛，很自然地罩在頭上的頭髮不過長也不過短。穿着方格子底紅衣袴。伊常伴着另一個較大的女孩和一個男孩——都是很美麗的——在樓下課室旁邊的走廊裏的地上拍球——坐在地上拍球，白嫩的小腿全露在外面。佢們看見我在觀看，時時回過頭來仰望，仰望的一雙黑眼睛裏發出一縷靈光和一種和平的喜悅的微笑，令我也不得不微笑了。

鈴聲一響，叫子一鳴，這許多四散在各方的小孩頓時齊集在一起，跟着一位風姿綽約的女教師到教室裏去了。

這時一片嘹亮的快活的歌聲便從教室裏飛散出來了，一聲聲很清楚地傳到我底耳內。每天早上我總聽到這片歌聲，到後來，連我也會唱了。

佢們唱道：

「我們早晨早起，

我們心裏快活！

我們做事不錯，

我們心裏快活！

我們身上清潔，

我們心裏快活！

我們說話老實，

我們心裏快活！

心裏快活真快活！」

雖每日聽着這同樣的歌詞，卻並沒有覺得一點無聊，反而一聽到佢們唱着：「我們快活！我們快活！」我嘴裏也自然地輕輕漏出一聲「我們快活」，心上也真正地感到一點快活。但是如今已有好幾個月沒有聽到這快活的歌聲了。

香鑪峯上鳥瞰

蔚南

我們公司裏的經理先生袁老板自從春間到了越州以來，三個月工夫裏，越州底名勝幾乎都被他遊盡了。但是還有一處凡到越州來的人都要去一次的地方，他卻還沒有到過，就是那有名的會稽山中的香鑪峯，他已幾次想去，但沒有機會。曾經去遊覽過的華先生故意對他說山峯怎樣奇峭，風景怎樣美麗。喫飯的時候他要問人家肯不肯伴他去遊一次，那位華先生便要插嘴說：「香鑪峯底風景真好！真真好！非去遊一次不可！」袁老板想去遊覽的心自然更加熱烈，可是總沒有人伴他去。上星期三喫早飯的時候，他又說要到香鑪峯去，仍沒有人和他作伴。恰巧這天我把應辦的事務辦好了，我便對他說同他去。我們決定要去之後，自然然而有人要來加入了，加入的人就是那位挑逗袁老板的華先生。

香鑪峯委實很壯麗，昨年秋季我已去過三次了，若然風景不好，我也不肯幾

次去勞力了。我還記得第一次去遊的情景，我和同遊的人走下山腳之後，遇見一條泉水的時候，我們因為走的腳太熱了，大家都脫去了襪子到泉水裏去洗足。汗出過多的腳一浸到冷冽的泉水裏，比喫冰淇淋還要爽快百倍，至今我仍想着那條泉水呢。第二次去的時候，大家乘着上山轎，就是祇有二三支粗竹，一塊小方板的轎子，有山的地方大抵都有這種轎子的。但是我底朋友卻初次看見，定要把這種轎子攝一葉小影，可惜拍了回來洗不出。另一張攝取個香鑪峯的，倒清清楚楚；香鑪峯真個像只香鑪，方方的一塊巖石突出在尖峭的山峯上，誰都首肯說這是名副其實的。登山的路大抵有好幾條，有的是大道，有的是羊腸，有的是險峻的，有的是比較平坦的，香鑪峯上的路當然也是如此的。這次我們和袁老板去走的，是由後西北面的一條小路。起初，雖然在荊棘叢中走，但路還平，到後來路漸漸地高了，走到一條大路上了。路上雖然沒有荊棘，但也沒有樹木，太陽毫不留情地直曬在我們身上。我稍稍有些乏力，但不十分苦。袁老板的又長又大的身軀卻受累了。平日間，人家看見他的身子好壯健，威風凜凜的，如今登山卻不及我們

小身體底敏捷了，他總跟在我們後面，離開十幾丈遠。幸而已走上一半路，已到了山腰裏的中天竺了，大家便坐下來休息。華先生忙着把草帽來打扇；他看見一尊菩薩面前的一方匾上寫着「上有青天」，他便說道：「不對！不對！上有屋頂，哪里是青天！」說了這一句話後，倒不作聲了。過了十幾分鐘，我們再走上去，走到一處，見有二方巖石橫堵在路上，中間的一條通路，祇容一個人底身體進出。在這二方巖石下撐着許多的小樹枝，他們不知道撐着這種小樹枝的道理，我早來越州十幾個月卻已知道其中的意義了。原來老太太們年紀老了，背脊時要酸痛，據說若將樹枝去撐在那二方巖石下便可免除背痛。華先生聽了我底話，便說道：「彎下身子去撐樹枝，老骨頭『格』的一響，那麼真要背脊痛了，這真是叫做『要好勿好』了。」他彷彿經驗過的一般。

走到瘦牛背底地方，山路真是很危險，「一失足」便要「成千古恨」的，好得兩旁都有鐵闌干，走時膽就壯了。華先生將他底手杖向闌干上一擊，清脆的聲音要如長到五六秒鐘。

終於登上山巔了。山巔上的廟宇是南天竺，據說唐朝時候就有的了。香案上排列着十多個籤筒，華先生對觀世音娘娘鞠了一個大躬，便向籤筒裏抽出一枝籤來。他求籤的玩意兒是老弄了。今年爲是要到越州來，經過杭州的時候，他到月下老人底廟裏去求了一枝籤，籤經上說道：「兩世一身，影單形隻。」好可憐！幸而他已娶妻三四年了。這番他在觀音娘娘前求籤大抵是爲求子吧。他抽出了籤之後，卻不去對籤經，或許他恐怕觀世音娘娘底說話類似月下老人底說話嗎？

在香鑪峯頂瞭望四周底風景畢竟不差，四周底青山如波濤一般地起伏，山下的紅色廟宇在萬綠叢中更覺非常鮮豔。縱橫的山畝碧綠的一方一方接連着，齊整的比圖案畫還要好幾倍。煩囂的市聲一點也聽不到了，祇有樹葉底低語聲，枝頭小鳥底歌唱聲，村犬底遙吠聲：這種聲響多麼自然，多麼感人！

回頭望，城中的塔山那邊，龍山上的望海亭那邊，密重重的房屋擠在一起，煙塵繚繞，有如包在濃霧裏；這兒山峯上有晴朗的天空，有熱力無量的太陽；有令人爽利的輕風，兩地相較，那城市真是「狹的籠」了。

袁老板背倚在巖石上，時而遙望四周，時而俯視千尺下的蜿蜒的小路。他也不勝讚美這山峯底峭拔了。

下山時，我們是從東北的一條砌成階級的路下去的。這條路上清涼的多，太陽被左方底山遮去了，而且路旁有茂盛的竹林。蜻蜓粉蝶不時在我們面前飛舞，濃郁的花香四處飄散着，小鳥底囀聲，清脆宛轉，上山時勞頓了的兩條腿，此刻輕捷的多了。

永興王和大禹

尉南

我們從香鑪峯下來，看見路旁常有肥白的黃心底花朵，如白玫瑰花一般的。我心上想，假使這種白花栽培在庭院裏，不知又要博得多少青年男女底愛好了；漂亮的姑娘們或者要摘取一朵插在衣襟上當裝飾，詩才橫溢的青年男子或者要做幾首香豔的詩詞來歌詠它，甚而或者要把它象徵自己底戀人，用着「愛人呀！純白的愛人呀！」的調子來寄託相思呢。不幸這花生長在田野間路旁邊，遇見的都是粗魯的農夫農婦，沒有被人賞識愛惜；但我一轉念間，覺得這花還是野生的幸福，既不受園丁底拘束，又免了人家來攀折，所以能生長得這樣肥胖這樣白嫩。

在我這樣想的時候，不知不覺已走到一座大廟前了。這座廟宇是我們在香鑪峯頂望見的，廟前一方石碑上的二個紅色字「南鎮」，已清清楚楚呈在眼前了。一踏進廟門就看見一塊大石碑，碑上鐫着「秀帶巖壑」四個大字，原來是所

謂乾隆底「御筆」。廟內屋宇甚多，高大而且嶄新的。正殿供奉着南鎮之神永興王像，像之左右各立四像，除居首的各執金瓜外，其餘六個均執朝笏。正殿後復有永興王后殿等。殿旁邊廂頗長，在廟前廊下行走的時候，大眾聞着一股焙茶的香味，原來有兩個茶工在邊廂裏製茶。

自南鎮更向北行，就到大禹陵了。

當我們走到禹廟左近，看見三四個年青的姑娘正在採茶，很忙碌似的，我猝然想起採茶詞裏的一首詩了：「茶品由來苦勝甜，箇中滋味兩般兼；不知卻爲誰甜苦，指破儂家玉指尖。」這幾位採茶的姑娘不知想想不到這個甜苦底問題；如果伊們想到這個問題，我一定要對伊們說：正因爲「不知卻爲誰甜苦，指破儂家玉指尖，」纔不負勞工神聖之美名。纔有勞工底興趣呀。哈哈！我自己不禁失笑了，曾經讀了幾本破書，居然也染上書獃子的氣味了。

真令人惋惜，禹廟已漸漸坍毀了！大門對面的牆壁已坍去了一角，門前豎立徇僂碑的亭子倒還沒有毀壞。走進廟門便是一個很大的石板鋪的院子，但是石縫

裏的草長的很高了，院子裏有三四頭白色小山羊在走來走去喫草。再進去，便到第二個院子了。這個院子裏雜草長的更野了，中有古柏十七株。院子對面的平壇前有階梯三座，中間的階梯有石級三十餘，頗有皇宮底莊嚴氣象。壇後就是供奉大禹的正殿了。禹像高丈餘，泥身後半被屋頂上漏下來的雨水濯去了。像左右各有五像，居首的執金瓜，其餘的執朝板，一如南鎮所見，不過多了兩個罷了。殿上頗污穢，棟樑間的蝙蝠，啾啾作聲，時刻不息；地上盡是蝙蝠遺矢，蒸發出一種異樣的臭味來。殿左有窆石亭。亭中立窆石，石旁立二碑，其一鐫「禹穴」二字，另一塊刻「石紐」，均擘窠大字。所謂窆石者，高約五六尺，形狀絕如一顆大礮彈，尖端有一孔如碗大，中間已斷，砌以泥沙。越州婦女每至此亭時，常常以石子遙投窆石上的小孔，據說中則生男，不中則生女。此種風俗不知怎樣產生的，如果探討出一個理由來，想必很有趣味的。

半天底好時光消磨盡了，兩條腿也有點乏力了，趁着斜陽未墮，在溫軟的晚風中，緩步回去了。

放生日的東湖

世 穎

這是第三次遊東湖了。我初到越州，第一遭去訪問的山水是東湖，中間又去過一次，那天——東湖放生的那天，我又去了一次。三次中間，這一次，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景象；不過是適逢盛會，冷落的崖壁之下，平空添了一大羣一大羣仕女底足跡、清碧的池水裏，倒映了幾許釵光鬢影以及漁夫俗客底影子罷了。

東湖離城不過十幾里路，舟楫可通。當初湖址都是石山，經石工一番開鑿，幾年以後，巍峨的石山，一落千丈，變成很深的地窖了。後來有人把此石山外的水，放任深窖中去，東湖便這樣造成。前清有一位姓陶的，在那裏經營田舍，從事葺田，居然另是一幅天地了。

石上剝鑿的痕跡，幾十年以後的現在，還是顯露在我們底眼前。幾十丈高的峭壁，石角嶙嶸，除了石縫中有這麼一兩株野花，其餘一片都是黝青的顏色。立

在湖底堤岸上，仰頭瞭望，那巖巔盡處，上面覆上一層青黃的小草，大概又是別一世界了。上面祇有一株蒼梧，昂首向青天，睥睨了一切，人工底灌溉，蒼梧是不用的；人又何必夢想去灌溉它呢，祇有它纔會生在那峻嶮的巖頂上呵！巖上大概還有人煙，我們看去，常有侏儒般的女人在那兒耕種。居高臨下，伊們是多麼競爽呀！

我和一般朋友——男的女的都有，在今天來，并不知道是放生的日子，我們滿望着在幽篁深處清談一下，可是今天底東湖隨處都是紅男綠女底足印了。我們懊喪之餘，大家都說着不快。我尤其會不樂意起來，因為南方溼重，我底足疾，發了三個月，老是不好，今天興致特別好，鐵拐李般蹺了腳來，反弄了個滿腔沒趣，對我底脚開玩笑也太利害了。

三十幾個人，三三五五，各自跑向愛跑的地方去。我也擰着手杖和幾位朋友前去。陸女士主張到湖中去蕩漾，我們都附議，可是找不到艇。東湖底水面，今天佷依一番，看來是無望的了。

少年人總是這樣：遇到了失望，總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的。伊們到了此地，失望了，下艇流連的觀念，又失望了。但伊們還不斷地向前，要在塵囂中找出乾淨土來。我底腳雖然有些懶強，卻又不肯在伊們面前顯出頹唐的志氣來，它也就祇好跟着我底心走了。

我們終至於沒有找出合我們心意的地方來！還是在人叢裏混混罷。

這種放生，真是笑話。漁人網羅了無數的田螺，無數的魚蝦，堆滿了一船，沿路兜售給放生的遊客，被放的田螺魚蝦，這天白白被太陽曬了一天，做了一天任人播弄的玩物。便宜了漁夫，今宵可以陶醉了，受苦的還是田螺魚蝦。

一大筐底千年龜，人們一只只拋向湖心去。龍鍾的軀體，究竟不活靈，我在岸旁，順手到湖中便撩到一只。伊們都說是放生的，不應該捉。其實，我捉的不過一只，漁夫們一筐筐地捉，還有人買了去呢，弄來弄去，總是便宜了漁夫。

我們一早解纜，過午有些餓了，到東湖附近裘女士家裏去喫飯。飯後坐談一回，便回城了。歸途和去途，人物風景都依然，興味卻是兩樣的。去的時候，遠

山平水，着着入勝，胸襟也就跟着步步開拓，點水的燕子，容與的雙鳧，撲面來迎迓我們；歸途呢，同是一座山，山也會變了灰色，同是一片水，水也會皺得人心兒不安，幾隻燕子，幾對水鳧，似乎「爾爲爾，我爲我，」對我漠不相關了。等不到黃昏，頹廢的城樓已擋在眼前，一股俗氣逼人來。

歸也

世穎

三個月前便是這般想：

「歸也，

在慈母底懷裏，

一頁頁重翻過去的假抱與溫存。」

不上十天，大約可以如願了。此番歸去，也許龍山之夢是不能永續了，這倒是個極難解決的問題。不管它罷，總算筆端上還着些痕跡！

龍山底一切，可愛是不必說；龍山以外的越州，可愛也不必說；便是人，可愛的也儘多呵！自然，代表社會的人物，在越州，本來找不出一兩個好的。但是除了越州以外的地方，又有幾個好的代表社會的人物呢！這種都是在想像中的，我們何必受那些不值得受的悶氣！越州的一般人，至少是我所時常接觸的那一般

人，在我看來，都是樸誠的居多，這是我敢如此說的。

在我，歸途底快樂底想像，心中委實要放出燦爛的鮮葩來，可是臨別時朋友們一番依依的情感，歸途中至少也是一件隨身的行李吧！

等我一個人自己難受一點，別讓人家知道了也難受起來，這倒也好！可是實際上不是如此，到了這個時候，我底歸計早被他們看破；整理行囊，清算賬目，更是件不能掩人的事實了。

我有什麼可愛呢？我覺得，除了母親是天然愛我的以外，其餘的都不應當來愛我！然而我竟會受人出乎意料之外的同情。人家儘管不來睬我，我假若對他表同情時，我便有權利去愛他。我愛他時，我底心便感受到了愉快。但是人家對我有感情，這一種隆重的禮物，叫我怎樣領受呢！領受了以後，歉仄底根苗，便生在這個愉快裏。結果的收穫，一定是心緒上起了不安。這幾天來，心緒上起了多少不安，大半是人們太愛我了的結果吧！

聚首時想不到別離，這總算是造物底好生之德，賜給我們這點暫時的慰安。

到了別離，造物也幫不來忙了。平常不值得注意的朋友底東西，一到別後，件件是驚心的。我總希望朋友底東西，以後不會到我底眼簾裏來，然而這似乎是不可能的。

這裏是別離，故里便是歡敘。離不了世界，也就離不了別離。說也徒然！去罷！在母親底慈懷裏，做夢去！

